

為小兒麻痺打造快樂天堂

李幼琳 專訪



當年小兒麻痺病童今已成人

郭瑞琳小檔案

郭瑞琳，澳洲人，澳洲阿拉迪醫學學院畢業，民國十年生於雲南昆明，父母是澳洲基督教會早年派至苗族的宣教師。幼年在山東煙台的宣教士子女學校接受教育，至高中始回澳洲就學。

由於從小立志獻身服務中國人，醫學院畢業後，即返回中國服務。曾先後在香港、馬來西亞行醫，民國三十八年後轉往台灣，先服務於台北康莊醫院，五十一年在台中開設靈光醫院、靈光小兒麻痺兒童之家，免費醫療、救濟貧民，更無條件收容八十多名小兒麻痺病童。民國六十八年因年事已高，返回澳洲定居，但兩年後再度來台，開設靈光診所及靈光腦障癡兒童服務中心，照顧腦性麻痺病童，直至七十八年才正式退休回澳洲。

他出生、成長於中國大陸，將畢生精華的四十年，全部奉獻給國人；他開設醫院，救急助貧，創辦小兒麻痺之家，照顧八十餘名殘童快樂成長。而今鬢髮霜白，返澳洲後清貧度日，連想回台的機票也買不起……

在台灣至少有過八十名小兒麻痺病患，是郭瑞琳大夫幫助他們重新站起來的；他們至今還想不通：怎麼會有個「阿督仔」醫師，管吃管住，無條件地照顧他們十餘年？生病了，為他們免費治療；手術要輸血，他捲起袖子來，用自己的熱血灌溉需要愛的孩子。這位從澳洲來的白髮爺爺，像是上帝派來的耶誕老公公。

郭醫師的父母是早年澳洲基督教會派至邊疆苗族的宣教士，一生在中國的窮鄉僻壤醫療傳道，四處勞碌奔波。或許是承傳了父母這腔服務的熱血，郭醫師二十七歲在澳洲完成醫學教育後，即毫不猶豫奔回有中國人的地方，先後在香港、馬來西亞行醫。民國三十八年，國民政府撤退來台，郭醫師也隨之轉來這個當時仍落後、貧苦的土地。

戰後的台灣百廢待舉，郭大夫來台，先在台北一家醫院服務，直到五十一年，才有能力在台中租下一間房舍，開設「靈光醫院」。在這間日式建築裡，他本著基督無私的愛，無我地照顧病患；付不

起醫藥費的貧民，郭醫師為他們免費醫治、開刀，還提供食物、營養品；有時，聽說那裡有乏人照顧的病患，郭醫師即主動提起醫藥箱，親自上門去探視。當然，這一切都是免費的。郭醫師的仁心仁術，很快就一傳十、十傳百，不但台中人人都知道，這裡有個好心的老外醫師，也有不少病人遠自南投、彰化而來。

只知道付出，不求回報，不少人背地裡笑著郭醫師傻，有錢不賺，還累個半死。但郭醫師從不抱怨，面對毀譽，永遠一笑置之。有一回，一名產婦失血過多，亟需輸血，郭醫師馬上捲起袖子，以自己的鮮血紅潤了病患蒼白的臉龐；自己卻不支昏倒。這一幕嚇壞了在旁的護士及病人；但是郭醫師醒後，開口先問的卻是產婦的現況。

提供免費醫療 還擔負起教養責任

民國五十年，小兒麻痺大流行，染病的孩童不計其數；但在貧困的當時討生活尚且不易，那有無暇顧及其他？父母往往將病童棄置家中，任由他們爬行，沒有能力安排他們接受治療及教育。郭醫師心生不忍，於是在靈光醫院隔鄰開辦了「靈光小兒麻痺兒童之家」，由郭媽媽親自到貧苦地區，挨家挨戶將病童帶回來。這八十多名小兒麻痺患童，不僅體弱多病，有些甚至嚴重到已無法穿鐵鞋矯治的地步，生活也無法自理，只能在地板上爬行。郭醫師一個個將之摻扶起來，親自為他們開刀，矯正脊柱，並且聘請物理治療師、看護阿姨來照顧他們，為他們復健。這些龐大的花費，郭醫師一個人擔下來了，從未向病童家長開口要過一毛錢。

三歲時便來到小兒麻痺之家的林春娥，屬於重度殘障，不僅雙腿扭曲、不良於行，右手也不方便，連要移動身體，都得靠別人抱上抱下；但父母忙著養活一家七個孩子，根本無餘力照顧她。來到小兒麻痺之家後，她卻像進了天堂，不僅有

吃有住，還有了同伴；郭醫師一切都給她們最好的，最好的醫療、最好的照顧；此外，郭醫師像爸爸一樣，讓她上學，負擔她所有的學費。在學校，她的殘障常成為同學的取笑、欺負的對象，好幾次哭著回來。郭醫師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受委屈，於是再租屋、聘老師，為這些孩子們設立「小兒麻痺兒童學校」，讓孩子在他的庇護下，無憂無慮地讀書、識字、成長。

郭醫師對患童們的用心，深深感動孩子，他做到了即使是親爹也無法做到的。尤其是，這位醫師還有一手高明的醫術，能彌補殘童生理上的缺憾，讓他們走出封



郭大夫(相片中後排右邊)與所照顧的小兒麻痺病童合影(1966)

閉的世界。病童外出時，有司機接送，可以避開旁人異樣的眼光；每天除了三餐，還有兩餐點心，偶爾還帶他們上大飯店。如此的待遇，在物質缺乏的當時，即使是小康家庭的孩子，也未必能有如此的待遇。郭醫師的細心，滿足了殘童被愛的渴望，撫平了他們受創的心。即使在三十年後的今天，當年受照拂的孩子長大了，這份恩情沒有人能忘記。林春娥說，她從沒想過，一個外國人能用如此的胸懷，接納、照顧跟他不相干的病童，郭醫師可說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恩賜。

拉拔八十餘名患童長大 陪他們學國樂、唱詩歌

和妻子一同加入小兒麻痺之家，照顧病童的實與衡，一提到郭醫師，便豎起大拇指說：「我唸書時就覺得，他最了不起。」郭醫師不但關心孩童們的健康、教育，假日常舉辦旅遊活動，由郭媽媽帶隊出門，欣賞各地的好山好水，晚上則聘請

老師教他們學習國樂、女紅，希望病童日後能有一技之長。

而在繁忙的醫療業務及行政工作之餘，郭醫師無視於自己體力透支，每天不辭辛勞地抽空陪孩子讀書、帶、鬧；週日晚間，他親自彈手風琴，帶領孩子們唱詩歌。孩子小學畢業了，必須離開小兒麻痺之家，繼續升學；郭醫師仍然無私地資助學費，將這八十多名病童當成親生骨肉般，傾其所有地照顧他們。病童長大了，陸續離開郭醫師為他們打造的家，在奉獻一生心力後，他鬢髮已霜白。民國六十八年，五十八歲的郭醫師結束醫院、小兒麻痺之家的業務，回到祖國澳洲，但沒過兩年，又因掛念台灣需要照顧的弱勢者，再度返台，開設靈光診所。診所規模雖不若以往，但服務熱忱不變，依然得到病患最深的信賴。隨後，郭醫師在台中西屯區又開設「靈光腦障癡兒童服務中心」，繼續關心被忽視的病童。直到民國七十八年，六十八歲的郭醫師決定退休，他將所有金錢、醫療器材、書籍都送給了需要的人，自己和先生娘空著兩手，回到澳洲，過著清貧的生活。想念孩子、想念這裡友人的他，有時忍不住想回來，卻買不起機票，又不敢對別人說；總是由曾受惠於他的朋友湊了錢，寄機票過去，才能再看見他們的鶴髮童顏。

奉獻四十年 實踐服侍中國人的少年心志

已經七十九歲的郭大夫，總計在台服務四十年，實踐了他年少時服侍中國人的心志，將一生的時間、金錢、心力都給了台灣。一九九五年，澳洲政府頒獎，表揚他的義舉；而受他照顧四十年的台灣，直到兩年前才由醫療奉獻獎來肯定他。而這位謙沖的醫師知道自己沒有被人遺忘，竟然得獎後仍一味客氣地說：「不敢當！」他說，只是盡本分罷了，所作所為，不值一提。

而當年郭醫師一手拉拔大的病童呢？如今各有一番天地，有人想念他的義行，當起義工來，也嘗試關懷其他的殘童；甚至有人放洋留學，取得博士學位，在大學任教。這些曾受郭醫師恩澤的人，他們湊齊了旅費，邀請郭醫師及郭媽媽回台灣親自領獎；也與他們一起回憶成長的歲月，為老先生的台灣行腳留下一個圓滿的休止符。

本文經厚生基金會同意，轉載自厚生基金會網站<http://www.hwe.org.tw/award_winners_8_3.asp>

我全家人的醫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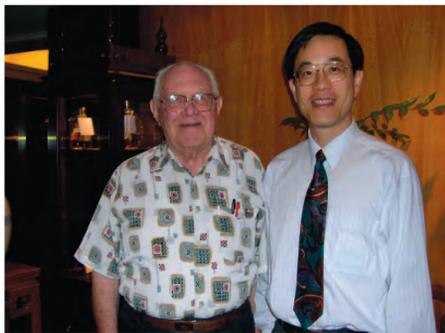
本报特约撰稿人 张立明

小時候住台中時，郭大夫(Dr. Don Nicholls)，是我們全家人的醫生。從小我就非常喜歡這位親切的外國醫生，他看起來從來都不忙，總願意停下來和你多說一兩句話，帶著慈祥的微笑，給人非常溫暖的感覺。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，就是有一次我盲腸炎需要開刀，那時大概才國小二年級，當護士把我的衣褲脫掉消毒手術部位的皮膚之後，叫我不可以摸消毒的地方就離開了。我只是個八歲小朋友躺在手術台上，看著房頂的大手術燈，陸續有穿綠衣戴口罩的工作人員進出忙著準備器械。當時我感到很窘窘又緊張，因為自己無助地躺在陌生的地方又沒穿褲子。這時郭大夫也經過，看了我一眼，臉上還是熟悉的微笑，他一句話也沒說，走過來用消毒巾幫我下半身蓋上，又走出去了。他身為醫療團隊的主管壓力責任最大，竟也是唯一注意到一個小朋友未說出的心理需要的人，這是我直到如今仍感激在心的往事。手術前他依慣例地帶我們虔誠禱告，然後幫我注射麻醉藥，之後我就在平安的心情與完全的信任中昏睡了。

小時的印象留下的不多，但我記得的還有幾件事，其一是每次去郭大夫的靈光診所都看到成堆的腳架放在一個走道上，因為他收容了許多小兒麻痺症患者來做復健。另外是他故意使用兩個診間來看診，所以每次看完一個病人可以有一點走路的運動到另一診間去，病人的隱私也更受到尊重。他也保持著幽默感與病患說話，媽媽說有一次她因喉痛看診，郭大夫詳細檢查後很正經地說「這個疾病婦女比較多」，她很認真聽著，郭大夫寫完病例，抬頭笑笑接著說「因為她們說話比較多」，這才知道是開玩笑。

但小朋友去靈光診所最怕的事是驗血，幾乎每次感冒發燒都要到檢驗室用一根針扎在指頭上，再擠出一滴血給檢驗室阿姨放在顯微鏡下檢查。有一次我因害怕堅持不肯扎血，結果郭大夫也放了我一馬。當時感冒發燒所開的Aspirin藥瓶完全是英文的，現在才知道那叫做原廠藥，價格貴很多。我大約五年級時頭暈摸到幾個軟軟的淋巴粒，直徑約有指甲大小，郭大夫幫我局部麻醉，一邊取出一邊問我會不會痛，我聽著切割與刀剪、金屬盤的聲音，因心理作用又害怕就說還會痛，他又加注射了一些麻藥。手術之後他給我

看取下的四個放在藥水中的肉色的檢體，他告訴爸爸說要送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做病理化驗，因為靈光診所無此設備。我因好奇向他要檢體帶回家作紀念，他仍微笑，後來取了一個小的放在小瓶給我帶回家。這種高水準的醫療在近四十年前是不計成本的，事實上後來我才知道靈光診所低廉的收費使他們年年虧損，完全是靠國外奉獻才能維持營運。



作者和与郭瑞琳大夫 2006年合照

郭大夫說的話不多，但他所自然流露的基督徒的生命卻給患者如陽光般溫暖與安慰。醫學倫理不應只是談理論與開會，更是在真正醫病關懷的實踐中。也唯有從耶穌來的活水能使一個離鄉背景數十年，日夜忙碌照顧病患身心需要，又每禮拜天出去主領佈道或崇拜的醫生，活出像郭大夫這樣精采而令人難忘的生命來。

數十年後我也成了醫師，為了追尋心目中典範的前輩我好幾年四處打聽郭大夫的消息。幾經巡訪後發現他還健在，已八十多高齡，目前於澳大利亞的一個宣教學院中繼續培訓下一代的接棒人才，並且每年都設法回台灣一次看看他的「孩子們」(當年的七十幾個小兒麻痺症患者現在都已長大)。他們彼此想念，也都期待每年一度的團圓。去年我利用他回國時終於找到他，並且與這位深深影響我，所尊敬愛戴的前輩醫者合影留念，願上帝繼續賜福給他的僕人，讓他的一生成就上帝的榮耀，成為更多人的祝福。

62個人生最困惑事的 經典回答

26、我被人騙了，損失慘重。曾經單純的我現在對一切都失望，還要不要活下去?怎樣活下去?——先想想父母的養育之恩，再提醒自己：現在命運逼我成為英雄，我要有生存下去的勇氣：一、世界上祇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，那就是認識了生活的真相以後，依然熱愛生活。二、不論經歷了多少艱難坎坷，不論體驗了多少絕望與幻滅，人的一生活，一定要是一曲生命的讚歌。

27、親人的期望、自己的信念，都是祇許成功不許失敗。我感到競爭壓力很大，活得很累，幾乎每天都很緊張。——以某種標準，平庸的人占絕大多數吧，包括我們多數人的父母，他們都算失敗者嗎?為什麼占有資源、擁有財富、地位和名聲算成功，而善良的心靈、美好的人格、天倫之樂就不算成功?



28、身邊很多人充滿著對實用知識和技能的崇拜。我很困惑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技能就是一切嗎?——曾有人評價法國政客塔利朗「什麼都能做到，甚至行善。」你如何看待這一評價呢?

29、父母很關心我，老怕我受苦、吃虧，因此給我安排了很好的生活和前途。我有點不是滋味，但又耽于坐享其成。——別人替你安排的，可稱作



享受;自己辛勞得來的，才叫幸福。30、上大學後，我發現自己默默無聞，有種既高傲又卑處的複雜心態，極想將來出人頭地，名聲顯赫。但現在，看不到什麼希望，覺得很沒意思，成天在混日子。——據歷史學家考證，皇冠不能治療頭疼。

31、世界變化太快了，e-mail, e-business, e-love……我來自農村，電腦水平很低，心裏很惶恐，將來會不會跟不上社會，被e掉?——無論e什麼，e都祇是定語，主詞仍然是mail, business, love……

